出三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梁建初寺沙門釋 僧祐撰

鳩摩羅什傳第一
佛陀耶舍傳第二
曇無讖傳第三
佛馱跋陁傳第四
求那跋摩傳第五
僧伽跋摩傳第六
曇摩蜜多傳第七
求那跋陁羅傳第八
沮渠安陽侯傳第九
求那毗地傳第十

鳩摩羅什傳第一

鳩摩羅什齊言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行及見炎心欲當之王聞大喜逼炎為妻遂生什什之在

胎其母慧解倍常往雀梨大寺聽經
忽自通天竺語衆咸歎異有羅漢達
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説舍利弗
在胎之證既而生什岐嶷若神什生
之後還忘前語頃之其母出家修道
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
受經口誦日得千偈偈有三十二字
凡三万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
義即自通解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
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
什年九歲進到罽賓遇名德法師槃
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
大量三藏九部莫不綜貫亦日誦千
偈名播諸國什既至仍師事之遂誦
雜藏中阿鋡長阿鋡凡四百万言達
多每與什論議深推服之聲徹於王
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幼稚言頗不順什
乘其隙而挫之外道折服愧惋無言
王益敬異日給鵝臘一雙粳麵各三
斗蘇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灑
掃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

二其母携還龜茲至月氏北山有一
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言常當守護
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
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掬多無異
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儁藝
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
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
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荅曰我
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什於沙勒
國誦阿毗曇六足諸門增一阿鋡及
還龜茲名蓋諸國時龜茲僧衆一万
餘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莫敢居
上由是不預燒香之次遂博覽四韋
陁五明諸論外道經書陰陽星筭莫
不究曉妙達吉凶言若符契性率達
不礪小撿修行者頗非之什自得於
心未常懈意後從佛陁耶舍學十誦
律又從須利耶蘇摩諮稟大乘乃歎
曰吾昔學小乘譬人不識金以鍮石
為妙矣於是廣求義要誦中百二論
於龜茲帛純王新寺得放光經始披
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
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後於

雀梨大寺讀大乘經忽聞空中語曰
汝是智人何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遂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
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後往
罽賓爲其師槃頭達多具說一乘妙
義師感悟心服即禮什爲師言我是
和上小乘師和上是我大乘師矣西
域諸國服什神儁咸共崇仰每至講
說諸王長跪高座之側令什踐其膝
以登焉什道震西域聲被東國符氏
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
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
輔中國堅素聞什名乃悟曰朕聞西
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十九年即
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焉
耆諸國臨發謂光曰聞彼有鳩摩羅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
朕甚思之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
軍未至什謂其王帛純曰國運衰矣
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
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
茲殺純獲什光性疎慢未測什智量
見其年尚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

遂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諭先父何所苦辭乃飲
以淳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
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
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
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
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
光不納至夜果雨洪潦暴起水深數
丈死者數千光始密異之什謂光曰
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
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
至涼州聞苻氏已滅遂割據涼土制
命一隅焉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
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
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龍
飛二年張掖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
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
遣子太原公纂率眾五万討之時論
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
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
而纂敗績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
文翰溫雅識量沉粹資疾困篤光博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

疾光喜給賜甚豐什知又誑許告資
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
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散浮出復繩本
形既而又治无効少日資亡頃之呂
光亡子纂襲為位咸寧二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
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
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
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
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灾眚必有
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荅天
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棊曰斫胡奴
頭什輙荅曰不能斫胡奴胡奴將斫
人頭此言有旨纂終不悟後纂從弟
超小名胡奴果煞纂斬首其豫觀徵
地皆此類也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
不弘道故藴其經法無所宣化苻堅
巳亡竟不相見姚萇聞其高名虚心
要請到晉隆安二年呂隆始聽什東
既至姑臧會萇崩子興立遣使迎

什弘始三年有樹連理生于廟廷逍
遥園葱變為䪥到其年十二月二十日
什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
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歷涉魏晉經
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
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
入西明閣逍遥園譯出衆經什率多
闇誦无不究達轉能晉言音譯流利
既覽舊經義多乖謬皆由先譯失旨
不與胡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䂮
僧略僧遷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
令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
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
惬服莫不欣讚焉興宗室常山公顯
安成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
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
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華手
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自
在王因緣觀一分无量壽新賢劫諸
法無行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弥勒成
佛弥勒下生稱揚諸佛功德十誦律
戒本大智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
論三十二部三百餘卷並顯暢神源

出三藏記集傳卷十四　第八張　卑 [illegible]
發揮幽致于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
万里名德秀拔者才暢二公乃至道
恒僧摽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
餘僧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廬山慧遠
道業沖粹乃遣使修問龍光道生慧
解洞微亦入關諮稟傳法之宗莫與
競爽盛業久大至今式仰焉初沙門
慧叡才識高朗常隨什傳寫什每為
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
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
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
穢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
育德薰流芳万由句哀鸞孤桐清
響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尒什雅
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比也今在秦
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
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
淵與什為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群應

攬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
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謂
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
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
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来不住僧房
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
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蓮華
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
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
欣然師敬盡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
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
弟子可有幾人什答漢境經律未備
新經及律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
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
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
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
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来生耳什臨
終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
未盡伊心方復異世惻愴何言自以
闇昧謬充傳譯若所傳無謬使焚身
之後舌不燋爛以晉義熙中卒于長
安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
薪滅形化唯舌不灰後有外國沙門

末曰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
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
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
名云

佛陀耶舍傳第二

佛陀耶舍齊言覺明罽賓人也婆羅
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
其父怒令人毆之遂手腳攣躄不能
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
神使爾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悔過數
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
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
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
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肉師密異
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五六万言所
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
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十九誦大
小乘經二百餘万言然性簡傲頗以
知見自處謂少堪己師故不為諸僧
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
恨年及受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
歲猶為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
世間法術多所通習二十七方受具戒

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
不覺虛中而過其專精如此後至沙
勒國時太子達摩弗多齊言法子見
其容貌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
辯太子悅之仍請宮內供養待遇隆
厚羅什後至從其受學阿毗曇十誦
律甚相尊敬什隨母東歸耶舍留止
頃之王薨太子即位王孫為太子時
符堅遣呂光攻龜茲龜茲王急求救
於沙勒王自率兵救之使耶舍留輔
太子委以後任救軍未至而龜茲已
敗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乃歎曰
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
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王薨因至
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
之裹粮欲去國人請留復停歲餘語
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
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旦追至不免復
還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
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
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
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
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

出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之已耄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
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
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
中乎什聞其至姑臧勸興迎之興不
納須之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
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通其文
未善其理唯佛陁耶舍深達經致今
在姑臧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
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
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
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
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
還興歎其機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
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四
事供養並不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
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
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
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
要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故時人號
曰赤髭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號
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
間屋不以關心興為貨之於城南造
[illegible]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隸

校尉姚爽請令出之姚興疑其遺謬乃 出三藏記集第十四　第十二張　丑
試耶舍令誦民籍藥方各四十餘紙
三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
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為四十
巻并出長阿含經減百万言涼州沙
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執筆至十
五年解坐興嚫耶舍布絹万疋不受
佛念道含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
百人皆重嚫施耶舍後還外國至罽
賓尋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
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讖傳第三

曇無讖中天竺人也讖六歲遭父憂
隨母傭織毾㲪為業見沙門達摩耶
舍唇言法明道俗所宗豐於利養其
母羨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與同
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万
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
精辯莫能詶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
論議習業既異交爭十旬讖雖攻難
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精理
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
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

悟方自悲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
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年二
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讖從兄
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王
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讖哭而瘞之王怒欲誅讖讖
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瘞之並
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
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
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
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乏須水不能
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
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
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
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
待之漸薄讖怒曰我當以罌水詣池
呪龍入罌令天下大旱王必請呪然
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遂持罌造
龍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讖讖悔懼誅
乃賚大涅槃經本前分十二卷并菩
薩戒經菩薩戒本奔龜茲龜茲國多
小乘學不信涅槃遂至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見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　出三藏記集卷第十四　第十五張　洪
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
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舉不
能勝乃數過舉之遂不能動明旦讖
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
人悉來拜謝河西王沮渠蒙遜聞讖
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
法志在弘通請令出其經本讖以未
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
於是學語三年翻為漢言方共譯寫
是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
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
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
釋滯未常留礙嵩朗等更請廣出
餘經次譯大集大雲大虛空藏海龍
王金光明悲華優婆塞戒菩薩地持
并前所出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垂二
十部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國
尋求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
更得經本復還姑臧譯之續為三十
六卷焉讖常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
必多災疾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讖即
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懼讖曰宜潔誠

齋戒神咒驗之乃請咒三日謂遜
曰鬼去矣既而北境之外疾疫死万
數遜益加敬事禮遇彌崇會魏虜主託
跋燾聞其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
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自揆國弱難
以拒命兼慮讖多術或為魏謀已進
退惶惑乃密令除之初讖譯出涅槃
卷數已定而外国沙門曇無發云此
經品未盡讖常慨然誓必重尋蒙遜
因其行志乃偽資發遣厚贈寶貨未
發數日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
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
停行四十里遜密遣刺客害之時年
四十九衆咸慟惜焉後道場寺慧觀志
欲重求後品以高昌沙門道普常遊
外國善能胡書解六國語宋元嘉中
啓文帝資遣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
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遂卒普
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

佛大跋陀傳第四

佛大跋陀者齊言佛賢北天竺人也五
歲而孤十七出家與同學數人誦經
衆皆一月佛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

佛賢一日歎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
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
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
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
測其人也後於禪室見佛賢神變乃
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
弘化備觀風俗會沙門智嚴至西域
遂請俱東於是杖錫跋涉經歷三年
路由雪山備極艱阻既而中路附船
循海而行經一島下以手指山曰可
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
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風忽轉吹船
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
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佛賢
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先發之舫
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
俱發無肯從者佛賢自起收纜唯一
舶獨發俄尔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
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
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
發玄緒多有妙旨因謂什曰君所釋
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
老故尔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

必共諮決時爲秦主姚興專志經法
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
事唯佛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
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
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道恒等以爲
顯異惑衆乃與三千僧擯遣佛賢驅
逼令去門徒數百並驚懼奔散乃與
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
容初無異色識眞者咸共歎惜白黑
送者數千人興尋悵恨遣使追之佛
賢謝而不還先是廬山釋慧遠久服
其風乃遣使入關致書祈請後聞其
被斥乃書與姚主解其擯事欲迎出
禪法須之佛賢至廬山遠公相見欣
然傾蓋若舊自夏迄冬譯出禪數諸
經佛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以義熙
八年遂適荊州遇外國舶主既而訊
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
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
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
宋武帝太尉長史在荊州佛賢將弟
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
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

留佛賢曰擅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
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
慙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
荅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測豹深歎
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
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
歸安止道場寺佛賢儀軌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都法
師僧弼與名德沙門寶林書曰鬪場
禪師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
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支法領於于
闐國所得華嚴經胡本三万六千偈
未有宣譯到義熈十四年吳郡內史
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佛賢
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慧嚴慧
義等百有餘人銓定文旨會通華戎
妙得經體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
其先後所出六卷泥洹新無量壽大
方等如來藏菩薩十住本業出生無
量門持淨六波羅蜜新微密持禮經
觀佛三昧經凡十一部以元嘉六年
年春秋七十有一
求那跋摩傳第五

求那跋摩齊言功德鎧罽賓王之支
流也跋摩年十五捨家為沙彌師僧
見其識悟咸敬異之其性仁慈謙恭
卒而至既受具戒誦經百餘萬言深
明律品既總學三藏故因以為号焉
年至三十罽賓王薨絕無紹嗣人以
其王種議欲立之跋摩慮彼逼勸乃
遂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
稱其已得初果後至南海闍婆國啓
悟邪惑化流海表闍婆王為立精舍
師禮事之山多猛獸暴害居民跋摩
乃請移居山中虎豹馴服暴害遂絕
宋文帝遙聞其風勅交州使稱旨迎
致京邑名僧慧嚴慧觀等附信修虔
並與王書函請弘法闍婆崇為國師
久之不遣跋摩志遊江東終不肯留
以元嘉八年正月至都即住祇洹寺
文帝引見勞問慶設供施須之於祇
洹寺譯出衆經菩薩地曇无德羯磨優
婆塞五戒略論三歸及優婆塞二十
二戒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
於彭城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譯出
雜心至擇品不當緣碍遂輟至是

乃更請跋摩於寺東更校定正其文
旨弘道宣法遠近歸之貴賤礼覲車
兩相繼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畢
未唱隨意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初未終之前
豫造遺文頌偈三十六行自說因緣
云已證二果密封廗下莫有知者終
後方見焉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
若入定道俗赴者千餘人並聞香氣
芬烈殊常咸見一物狀若龍虵長可
一疋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名者
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闍毗之法
會葬万餘人妓樂幡花四面雲集香
薪為積白黑至者比肩灌以香油既而
燔之五色焰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
哀歎仍於其處起白塔焉

僧伽跋摩傳第六

僧伽跋摩齊言僧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明解律藏尤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于京
都風守宏肅道俗敬異咸宗而事之
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
許桑捨宅建剎因名平陸寺後道場

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
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
層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
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深明戒品將為
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
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
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共請跋摩
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義執意不同
詳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
慧義遂迴其剛褊靡然推服乃率其
弟子服膺禀戒僧尼受者數百許人
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
四衆殷盛傾于京邑頃之名德大僧
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達
即以其年九月乃於長干寺招集學
士寶雲譯語觀公筆受研核精悉周
年方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
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凡四
部跋摩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
事畢將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
以元嘉中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
詳其終

曇摩蜜多傳第七

[illegible] 第十三張 [illegible]

曇摩密多齊言法秀罽賓人也年六
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
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
法所得之要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
慧解儀軌詳整生而連眉故世號連
眉禪師焉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
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
奏聞俄而禪師果至王自出郊迎延
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供禪師
安而能遷不滯利養居數年密有去
志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
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
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曠野之地建
立精舍植㮈千株房閣池林極為嚴
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
葺堂房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
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
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
沙寺造立禪閣居頃之泝流東下至
于京師即住祇洹寺其道聲素著擯

都礼訖白宋文帝皇后及皇子公主莫
不設齋請戒參候之使旬日相屬即
於祇洹寺譯出諸經禪法要普賢觀
虛空藏觀凡三部經常以禪道教授
或千里資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
焉會稽太守孟顗深信真諦以三寶
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懇重及臨浙
河請與同遊乃於鄮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
比屋帰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後還
都憩定林下寺禪師天性凝靜雅愛
山水以為鍾山鎮岳特美嵩華常歎
下寺基構未窮形勝於是乘高相地
揆卜山勢斬石刊木營建上寺殿房
禪室肅然深邃實依俙鷲巖髣髴
祇樹矣於是息心之衆萬里来集諷
誦肅邑望風成化前師達上即神足
弟子弘其教軌聲震道俗故能淨化
之而莫逾勝業崇而弗替盖禪師之
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
履靡不興造檀會梵集僧不絕書轉
法數教寺無虛月初禪師之發罽賓
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禪師遂至龜

盜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禪師曰汝
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
南方語畢即收影不見遂遠從至都
故仍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
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
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
秋八十有七道俗四部行哭相趍仍
塟于鍾山宋熙寺前

求那跋陀羅傳第八

求那跋陀羅齊言功德賢中天竺人
也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本婆羅
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竿醫方
呪術靡不博貫後遇見阿毘曇雜心
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
道禁絶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匠
即落髮改服專志學業及受具戒博
通三藏為人慈和恭順事師盡勤頃
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
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喜而歎
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
義莫能酬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
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
還無益若歸依三寶則長得相見其

又感其至言遂棄邪從正歸依前劉
聊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
乃隨舶泛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
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
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咒經
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
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
至廣州時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
信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
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
敬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
洹寺俄而文帝延請深加崇敬瑯琊
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
師遠近冠蓋相望宋彭城王義康譙
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眾僧共請出
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
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
出勝鬘楞伽經徒眾七百餘人寶雲
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
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新寺
更創房殿即於新寺出無憂王過去
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
央掘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第一

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凡一百餘
卷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
忖未善漢語愧歎積旬即旦夕礼懺
請乞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劒擎一
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
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劒易首
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
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言
義皆備領漢語於是就講弟子法勇
傳譯僧念為都講雖因譯人而玄解
往復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
答以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而二
凶搆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
跋陀顏容憂慘而未及發言譙王問
其故跋陀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
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
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
艦轉迫去岸懸遠判无濟理唯一心
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
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深流駛見一童
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
小兒何能度我怳惚之間覺行十餘
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賞童子顧

覔不見舉身毛竪方知神力焉時王
玄謨督軍梁山孝武勑軍中得摩訶
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合
餉送都孝武即時承見顧問委曲曰
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陁對曰既深
疊屢分為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
勑問並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豫
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是駈逼貧
道所明但不畵宿緣乃逢此事孝武
曰無所懼也是日勑住後堂供施衣
物給以人乘初跋陁在荊州十載每
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簡捡
无片言及軍事者孝武明其純謹
益加礼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
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
陛下乞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
動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勑令移
住令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
畢集勑見跋陁時未及淨髮白首皓
然孝武遙望顧語尚書謝莊曰摩訶
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
其必悟人意也跋陁上階因迎謂之
曰摩訶衍不負遠来之意但有一在

即應聲荅曰貧道遠歸帝京垂四
十年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
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勑近御而
坐舉朝屬目後於栐陵界鳳凰樓西
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户而喚視不
見人衆屢厭夢跋陁燒香呪曰汝宿
緣居此我今起寺行道礼懺常為汝
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居各
隨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
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大
明七年天下亢旱祈禱山川累月無
驗孝武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
効不湏相見跋陁荅曰仰憑三寶陛
下天威冥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
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
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
北角雲起如車蓋日在桒榆風震雲
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勑見慰
勞親施相續跋陁自幼以来蔬食終
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
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明帝之
世礼供彌盛到泰始四年正月覺體
不平便豫與明帝公卿告辭臨終之

日延行而望云見天華聖像偶中遂
卒春秋七十有五明帝深加痛惜慰
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沮渠安陽侯傳第九

沮渠安陽侯者其先天水臨成縣胡
人河西王蒙遜之從弟也初蒙遜滅
呂氏竊號涼州稱河西王焉安陽為
人強志疎通敏朗有智鑒涉獵書記
善於談論幼稟五戒銳意內典所讀
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
士之盛業也少時常度流沙到于闐
國於衢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陀
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
秀出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
國號為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要祕
密治病經因其胡本口誦通利既而
東歸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弥勒二
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
轉為漢文居數年魏虜託跋燾伐
涼州安陽宗國殄滅遂南奔于宋晦
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
士自畢初出弥勒觀世音二觀經丹
陽尹孟顗見而善之請與相見一面

之後雅相崇愛亟設供饌厚相優
贈至孝建二年竹園寺比丘尼慧濬
聞其諷誦禪經請令傳寫安陽通習
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
其年仍於鍾山定林上寺續出佛母
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
利從容法侶宣通經典是以京邑白
黑咸敬而嘉焉以大明之末遘疾卒
時有外國沙門功德直者不知何國
人以宋大明中遊方至荊州禹禪房
寺沙門玄暢請其譯出念佛三昧經
六卷及破魔陀羅尼停荊歷年後不
知所終

求那毗地傳第十

求那毗地中天竺人也弱齡從道師
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
勤於諷習所誦大小乘經十餘万言
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共候時遂占多
有徵驗故道術之稱有聞西域建元
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
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焉初
僧伽斯於天竺國抄集修多羅藏十
二部經中要切譬喻撰為一部凡有

百事以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典
明義音以永明十年秋譯出為齊文
凡十卷即百句譬喻經也復出須達
長者十二因緣經各一卷自大明以後譯
經殆絕及其宣流法寶世咸美之毗地為
人弘厚有識度善於接誘勤躬行道
夙夜匪懈是以外國僧衆万里歸集
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贈往來歲時
不絕性頗蓄積富於財寶然營建法
事已無私焉於建業淮側造正觀
寺重閣層門殿房整飾養徒施化德
業甚著以中興二年冬卒

出三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